

文艺理论译丛

艺术的人民性

第三輯 第六種

新文艺出版社



文艺理论译丛

艺术的人民性

[苏]万斯洛夫著

刘頌燕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В. В. Ванслов

Народность искусства

本書根据“Вопросы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эстетики”一書，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版本譯出

艺术的人民性

[苏]万斯洛夫著

刘頌燕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2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5/16 字數 24,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0 定价 (7) 0.14 元

一 馬克思主义以前的美学中的 人民性問題

建立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艺术这一問題永远是和解决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問題密切联系着的。各种艺术流派环绕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这一問題所作的斗争，有时具有异常复杂而矛盾的形式，但斗争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貫穿在整部艺术史中。

实际上，无论哪个时代的艺术都会面临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这一个問題，而解决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根据某一艺术現象的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本质以及阶级倾向来决定。

但是，艺术的人民性問題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学問題被提出和研究，则还是十八世紀末年到十九世紀初年的事。这个問題被提出的原因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們在改造社会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以人民的名义提出了民主主义的口号。于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作用和任务便被扩大并加强了。忠实于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艺术不能忽视由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现实的根本改变所提

出的問題。因此，在美学研究中，艺术的人民性問題也就成为主要的理論問題之一。

十八世紀法国的启蒙学者跟宫廷貴族艺术进行斗争，同时認為必須在艺术中描写普通人，描写“第三阶层”的代表。他們支持那种歌頌劳动阶层的美德并反对寄生階級墮落、腐化恶习的民主主义艺术。狄德罗^①在他的美学著作中，对艺术——戏剧理論、戏剧、繪画、音乐——的民主主义化极端重視。不論狄德罗提出的是哪种理論問題，在他对問題的解答中，总可以感到这位偉大的唯物主义者渴望把艺术从貴族沙龙中解救出来并寻求出那些符合广大群众要求的美学准则。

在德国，到十八世紀末年，美学中主要問題之一的人民性問題引起了海岱尔^②的重視。他的美学和哲学著作首先对作为人民精神和民族特征表现的民間創作表露了明显的兴趣，这种兴趣也可以作为后来德国古典美学家（謝林^③、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的特征。海岱尔向艺术中古典主义的摹仿者进行斗争，把他們的夸大而“矯揉造作的”詩歌和带有自然界、时代和民族特征的鮮明标志，并以上述諸因素为基础而成长起来的“自然的”民間創作作了对比。作为艺术的特征和美感的基础來說，海岱尔的学說包含了对人民性的进步的看法，但同时也包含着局限于強調民間創作的的不合理和自发性的保守因素。

浪漫主义在西欧——德国、英国、法国——发展的期間，在浪漫主义美学和艺术的領域中，几乎沒有一个流派不

提出过人民性問題，并从理論上或在艺术創作过程中来解决它；但是，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和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之間关于解决这个問題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

西欧进步的浪漫主义作家——德国的海涅和薩米索、英国的雪莱和拜倫、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等——在他們的綱領性宣言中認為艺术必須具有人民性，認為应当研究民間文学，他們保持了民主主义的立場。这些作家在自己的創作中描写人民，表达人民的痛苦而且預測到在人民身上孕育着的革命的可能性。他們強調人民崇高博爱的品質，表現了人民各方面的优良素質。革命浪漫主义者們在研究民間文学的同时，渴望使自己的創作大众化，并将民間的歌謠、傳說、故事中的詩意和智慧表現出来。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則完全以另一种态度对待艺术的人民性問題。他們中間有些人，無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或

① 狄德罗(1713—1784)，偉大的法国启蒙运动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十八世紀革命資產階級的大思想家，“百科全书”的创办者和編輯。他曾因激进观点而遭受迫害。（引自“簡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二〇頁）

② И·Г·海涅尔(1744—1803)，德国的思想家和文学理論家，与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有关联。

③ Ф·В·謝林(1775—1854)，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之一。他創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按照这一体系，不論自然界或理性，其发展的基础都是一种精神力量——“绝对”。謝林把“绝对”看做是一种能通过矛盾而自己发展的本原；就这一点来说，謝林的哲学具有某些唯心主义辯証法的特点。謝林認為艺术有特殊的作用，他断言通过艺术可以完全理解“最高存在”，即神的实在性。謝林把艺术解釋为“启示”。

理論研究中，都輕視人民性問題和民間創作。另一些人則在他們的作品中歪曲人民的形象、為了迎合民族主義的反動政治思想而把民間詩歌的真實意義加以曲解。在描繪來自民間的人物時，他們美化了無知、馴服和順從。他們也研究民間創作，發表論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利用民間創作，但反動浪漫主義者們所有這些做法都是具有唯美主義格調和表面摹仿以及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性質。他們把古代民間創作當作逃避當前各種問題和現代社會矛盾的工具。

弗·恩格斯在他的一篇早期論文（“德國民間書籍”）中證明反動浪漫主義者的創作具有反人民的本質。恩格斯指出，為人民創作的文學必須“表現人民的道德感，使人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權利和自由，喚醒人民勇敢的精神和對祖國的愛”^①。應當要求文學“絕不容許對偽善、對在貴族和虔誠主義面前表現卑躬屈節的態度”^②，也就是說，對那種會引起反動浪漫主義者所歌頌的東西絕不加以寬容。

西歐進步的和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對於人民性問題的不同看法，表現了他們政治和階級意圖的對立性，——這種不同的看法不過是藝術史中各種美學流派間不斷發生的鬥爭現象的一個例子。

在俄國，這種鬥爭廣泛地展開於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達到特別尖銳的地步。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把美學中人民性問題的研究提高到馬克思主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早期作品選集”，第三四四頁。

② 同上，第三四五頁。

义产生前在任何别的国家里从未有过的那种高度。

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文学和艺术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和他們反对农奴制以及保卫农民利益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他們負起了动员人民的精神力量，以便为反对社会压迫而进行解放斗争的任务。

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文学和艺术的人民性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們在对社会进行革命和民主主义改造、消灭专制—农奴制政体、为人民（首先是为农民）争取政治自由等方面的立场。

在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評論中，不仅規定了艺术的人民性的主要特征，而且揭露了統治階級利益的表现者的特点之一——对人民性这一概念的曲解。

革命民主主义者教导說，要使文学能喚醒人民的自觉、表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就必須是真实的，必須正确地显示人民生活的本质。

只有正确地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自觉，人民的进步愿望、感情和思想的艺术，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艺术。忠实地表达并解釋人民的历史生活和风俗习惯，人民的民族性格和主要利益——这就是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給艺术的人民性下定义时的出发点。

“如果生活的描繪是忠实的，那么，这种描繪也就包含着人民性，”^① 別林斯基写道。“人民性包含在对俄罗斯生活情景的忠实描繪中。”^② “人民的生活提供給詩人以內

容,也就是說,這內容的價值、深度、範圍與意義不是直接依賴詩人和他的才能,而是依賴于他的人民的生活的歷史意義。”^③

別林斯基認為人民性直接依賴于生活真實,認為它是保證這種生活真實得以體現的藝術方法的結果。他把文學和藝術叫做人民的意識,要求文學做到易于為人民理解。“藝術,作為某一時代的某一民族或全體人類的意識的反映,”他寫道,“就象是人類生活的脈搏,因此,藝術的發展史與人民和全人類的發展史有着密切的關係。”^④“由於意識是人民生活的最高表現,所以,文學必須成為人民的共同財富,成為跟所有的人同樣有關係、使所有的人同樣發生興趣和為所有的人同樣了解的東西。”^⑤別林斯基從他的早期作品“文學的幻想”開始,就不止一次地把表現人民利益的文學和代表“高等社會”以及“特權階層”利益的文學作了對比,他認為前者才是名符其實的、真正的文學。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同樣認為,藝術家正確理解人民的利益以及在藝術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願望是藝術的人民性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他們號召藝術家關懷人民的利益,喚醒人民改变自己生活的願望。

① 見“別林斯基三卷集”,第一卷,第一三五頁。

② 同上,第十九頁。

③ 同上,第三卷,第四四頁。

④ 同上,第二卷,第二二六頁。

⑤ 同上,第九〇頁。

俄羅斯的古典美學家們為對人民性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理解而進行了鬥爭，同時揭露並指出：無論斯拉夫派和自由主義者對人民性的理解，或者專制制度為了欺騙和奴役人民而提出的所謂“正統的人民性”的口號都是毫無根據的。

當時，君主制俄國的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對人民，特別是对農奴制壓迫下的農民進行奴役和無情剝削的基礎上的。沙皇政府力圖以最殘酷的方式消滅和根絕人民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鬥爭的一切企圖，竭力在人民中間傳播虔誠、信教、馴服和順從。沙皇教育大臣烏伐洛夫臭名遠揚的公式“正教，專制政體和人民性”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提出的。它表現了沙皇制度的政策方向，包括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政策在內。

斯拉夫派，特別是斯拉夫派最反動的右翼（柏戈金、謝維辽夫等）附和了這種政策。斯拉夫派將人民性理解為美化俄羅斯日常生活中的落後方面，歌頌馴服、忍耐和順從（仿佛這些就是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點）以及在文學中描繪俄國“平民”的外表上的特徵。

別林斯基站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激烈反對這種對人民性的反動理解。別林斯基抗議把文學和藝術中“人民的”和“平民的”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抗議將人民性歸結為僅僅是對人民生活各種因素的外部描繪，他特別反對美化日常生活中的落後方面，反對藝術中一切惡劣的東西，這些東西正是使人民變成精疲力盡和愚昧無知並摧殘人民的優良品質的農奴制所造成的。

別林斯基屢次重復果戈理的話：真正的人民性不在於描寫農村中的無袖女衫而在於忠实地傳達人民真正的精神。他反對在外表上摹仿民間創作和民間傳說，反對存在於米爾茲略柯夫的歌曲中、布爾加林^①的長篇小說中以及霍邁可夫的悲劇中的偽造的人民性。別林斯基證明，在描寫人民的日常生活、語言等因素時，如果沒有忠實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人民歷史生活的實質，那末這種描寫就會變得庸俗、平凡和陳腐。別林斯基認為，俄羅斯民族性的特點不是馴服、忍耐和信教，而是明豁的智慧、健全的思想 and 對剝削者的憎恨。

緊隨着別林斯基之後，杜勃羅留波夫（在對斯拉烏金斯基的短篇小說的評論中）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對 F·烏斯賓斯基的短篇小說的評論中）也都反對粉飾和美化人民的日常生活，反對那種懷着保護者的优越感、傲慢地對待人民的態度，這種態度對自由主義陣營的文學來說則是典型的。顯示嚴酷的生活真實，同時對人民保持着信心、喚起人民對工作的熱愛和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這就是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文學和藝術的要求。

杜勃羅留波夫非常重視那些不去迎合讀者和人民的作家的優點，這些作家並沒有努力去沖淡農民們生活條件的困苦，也沒有從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創造理想人物。杜勃羅留

① Ф·В·布爾加林（1789—1859），市儈文人、小說作者、批評家、密告者、第三廳的特務、官方思想體系（正教、專制政治、國粹主義）的重要代表。（見“俄國文學史”，中卷，第五五八頁）

波夫指出，这些作家的短篇小说“比起过去的短篇小说作者所写的一切过于甜蜜的田园诗来，更能引起我们对人民的莫大的尊敬和同情。田园诗的作者们总是装出一副伟岸的模样从高处望人民、宽宏大量地竭力避免谈及人民的缺点而只讲好的方面；他们打算激起读者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和好感，带着那种通常由于深信自己无可比拟地优越而产生的令人作呕的殷勤对待平民阶层……这是狂妄自大的宽容，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却对人民具有信心。”^① 在那篇题为“论俄罗斯文学发展中人民性的渗入程度”的文章中，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人民性取决于作家的社会立场以及作家对社会运动任务的理解，他要求创造描写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文学。

由此可见，在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中对人民性的理解，是以反映真实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俄罗斯文学、艺术的进步的思想倾向为依据的，是服从于解放农奴制压迫下的人民大众这一任务的。在俄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史中，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人民性的学说不断得到发展并具有越来越尖锐的社会意义。别林斯基对艺术的人民性的看法的进展（从“文学的幻想”（1834）到“给果戈理的信”（1847））以及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性问题的进一步的看法都证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应当和提高它的比重，提高它在当时社会斗争中的政治意义同时并进。

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美学学说给予进步的俄国文艺批评和音乐批评以极大的影响。谢洛夫^②和斯泰索夫^③

的批評活动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俄国最偉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有关艺术的人民性的观点随着这种美学，在很多的場合下，在它的直接影响下，获得了进展。

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发展了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优良的美学傳統。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艺术的人民性的观点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得到批判性的研究和繼續发展。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人民性的观念增添了更加深刻的內容，这种內容反映出无产阶级无往不胜的革命斗争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論与实践。

二 人民大众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关于人民性的学說是直接以历史唯物論最重要的原理之一——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史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为依据的。馬克思主义是以人民、劳动大众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內容这一論断为出发点的。人民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力量和历史的創造者，是一切物質財富以及人类在其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离开人民的历史活动，作为社会意識的

① 見“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二卷，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五四三至五四四頁。

② A·H·謝洛夫(1820—1871)，卓越的俄罗斯音乐批評家和作曲家。

③ B·B·斯泰索夫(1824—1906)，卓越的俄罗斯艺术和音乐評論家。

特殊形式的艺术的发展和存在就成为不可能了。

一切反映时代的进步思想并把艺术文化的发展推进一步的真正的艺术，就其本质来说都属于人民，而且应当为全民所有。”艺术，”列宁说道，“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的劳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自己的根。”①

资产阶级美学鼓吹各种反动的理论，认为劳动大众不是也不可能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照这种理论看来，科学和艺术领域中一切伟大的成果都是具有非凡的天赋能力的天才人物所创造的。至于人民大众，则仿佛只能俯首听命和从事奴隶劳动。反动哲学家尼采肯定地说：“一切通俗的书籍都有一股臭味！都散发出一股小人物的气味……”②

这种理论到帝国主义时代获得了特别广泛的发展。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的活动家们认为人民大众不能从事艺术创造，也不能理解艺术。他们断言“天才人物”创造艺术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一小群特殊的、深知艺术奥秘的“鉴赏家”。“那些为了使人们喜欢而写作乐曲同时又考虑到听众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③音乐中“无基调性”派④的首领A·欣别尔格曾经傲慢地说过。

① 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第十四页。

② 见尼采：“在善与恶的那一边”，一九〇四年出版，第十四页。

③ 引自 F·施尼尔生：“为反动派服务的音乐”一书，第二十三页，一九五〇年出版。

④ “无基调性”派是西欧资产阶级的一个颓废的音乐流派。这种音乐是以全盘的不协和音为基础的。日丹诺夫同志曾在“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中对这个流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这种忽视人民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論，卫护着剥夺人民精神文化的人民的奴役者的利益。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和这种理論相反，它教导說，真正創造文化的乃是人民。

人民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他們以自己的劳动保障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有可能从事艺术創作，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艺术部門。但是，人民大众的作用絕不仅仅限于艺术在階級社会中发展的这个重要前提。

“人民，”高尔基說，“不但是創造一切物質財富的力量，而且是精神財富的唯一取之不尽的源泉，無論就創作的時間、美或才能來說，他們都是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和詩人，是一切偉大的詩篇、人世間的悲劇和最偉大的世界艺术史的創造者。”^①

人民的生活，他們的需要和愿望、感情和观点是滋养真正的艺术以及赋予艺术以內容、以力量的源泉。例如，大家都知道，Л·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里描繪了改革以后的时期俄国生活最多样化的画面。他多方面地描写现实，表現了最不相同的居民阶层。但是，托尔斯泰是根据“俄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千百万农民所形成的那种思想和情緒”^②来描繪俄国生活的全部多样性的。那个时期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愿望、情緒和观点造成了对专制社会制度下形形色色的現象的无情的批評，摘下了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并引起了对

① 見“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頁。

② 見“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八三頁。

剝削的强有力的抗議；同时，也使得托尔斯泰在他的見解、學說和創作中进行了宗教和道德上的調和主义的宣傳。作为农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的那些特点，給托尔斯泰的創作提供了内容，依据这些特点，托尔斯泰从思想上闡明了在他創作中所反映的生活現象。

人民也作为艺术的直接創造者而出現。反动的唯心主义美学以輕視的态度对待人民所创造的艺术，仿佛它只是对貴族艺术的可怜的摹仿和庸俗的曲解。实际上，人民大众的艺术創造在一定的意义上講来，乃是天才艺术家所創造的偉大古典艺术的基础和武器。

在階級社会中，由于統治階級对劳动群众的奴役，民間創作的发展为剝削制度的本质所压抑和限制。列宁曾指出：資本主义扼杀、压抑和摧殘工人以及劳动农民中間大量有才能的人，这些天才在被剝削、貧困和人类个性遭受侮辱的情况下埋沒了。高尔基为我們有才能的人民的不自由处境而感到精神上莫大的痛苦，他曾怀着对人民的剝削者的极度憤懣說道：資本主义制度在“渺小的”人民中間毀灭了艺术家和創造者的才能，不給有才能的人以地位，也不讓他們有显露和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但是，人民尽管遭受着階級压迫，却在一切时代里創造了最偉大的艺术財富，这些艺术財富是偉大艺术家的創作的源泉。高尔基在盛贊民間无名匠师的卓越創造時曾指出，世界各国的偉大詩人的优秀作品都来自人民集体創作的宝庫。例如，在塞万提斯以前，騎士精神就已在民間故事中受到

嘲笑，而且嘲笑得跟塞万提斯一样的厉害和沉痛。“宙斯是人民所创造的，菲狄亚斯^①用大理石体现了他。”^②高尔基这句话仿佛和格林卡那句名言在彼此呼应，格林卡说：“创造音乐的是人民，而我们艺术家不过把它改编一下而已。”

格林卡这句话当然不能按照字面的意义来理解。专门的古典艺术的伟大音乐作品不是直接用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方法创造的。但是，世界古典艺术发展史的經驗証明，天才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例如，俄罗斯古典音乐就牢固地依靠着民间音乐创作。在俄罗斯古典音乐大师——格林卡、鲍罗廷、莫索尔斯基、李姆斯基—柯萨可夫等——的作品中，广泛地应用了俄罗斯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曲调。俄罗斯古典作曲家们汲取了民间音乐的源泉，改编并发展了民间歌曲，使之丰富、充实，然后又为人民所掌握。俄罗斯音乐学派是深深地扎根于民间音乐创作之中的。

俄国伟大的音乐批评家谢洛夫和斯泰索夫再三强调民间创作对发展音乐的意义，他们指出，专业作曲家的创作应当和人民创造的音乐联系起来。苏维埃音乐也继承了俄国古典作曲家的传统。

使作曲家从事研究民间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间创作中有着某些思想和形象，依靠并发展这些思想和形象，就能够以最优美的方式表达出对人民具有意义的思想内

① 菲狄亚斯，伟大的古希腊雕刻家。

② 见“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十四页。